

左傳輯釋

七

123.65

Y611A

金

國會
29. 7. 22
圖書館

337700

左傳輯釋卷九

日南 安井衡 著

文公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
再同盟邾子遯陳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自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大廟之室

正義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
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
謂之世室猶世世不毀也衛案大世古通用大子謂
之世子左傳子大叔論語作世叔伯父伯母儀禮喪
服作世父世母亦大義也然則大冬公如晉衛侯會
室即世室公羊以為魯公廟是也冬公如晉衛侯會
公于沓沓地闕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

左傳輯釋

卷九

一

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棗棗鄭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

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

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

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正義將欲密謀慮其

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

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

行故以為氏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案

也由用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

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

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

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

妻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

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

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

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

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

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

左傳輯釋

卷九

二

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

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有案

謂如所言河神罰之有如其所質也凡言有如者皆

如神罰之之意自在有如中矣乃行繞朝贈之以

策策馬槌臨別授之馬槌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繞

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

覺其情既濟魏人謀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

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

姓正義伍自屬其子於齊使為王孫氏者知己將

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為劉氏未

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

肯蓋以自漢室初興拘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

儒無以自申劉氏自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挿注

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

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

前世籍此以求道通楚吳夫引之以為楚耳衛案桓

公之子為七大夫於楚吳夫引之以為楚耳衛案桓

亦皆不顯於後然左氏皆因事記之以詳其始終

其處者為劉氏亦彼類耳且上文秦伯誓士會曰

所不歸爾帑者有如何言不類也己不能通傳意厚

誣甚、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

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
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
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
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

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

窮，故徒之。言衡案左右已為邦君，是天命，邾子為天所命，

文公中庸之君耳，而能為此言，禮教之入，遂遷于

人深矣哉，杜解命在養民為養民，命謬甚。

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正義：俗人見其早

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

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以莊二十九年即位，至今

五十一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衡案：以天所

以命己為重，死之久矣，短長付之自然，故曰：知命。

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

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

公子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子斐，亦請平于

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

與公宴于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

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

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

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

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子

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邠風，四章以下，義取小

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陸叔見叔向賦詩，皆云

未然也。衛案孔子未刑之前詩有失次第者如此。篇及楚子所引周頌皆是也。孔子自衛歸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樂正則詩亦從而正。左文子賦采傳諸人所賦有與今詩不同者以此。

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為行公荅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邾人

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

注月從赴日從實日月參差恒不相合豈其然乎**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

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公至自會無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

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

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眾故貶稱人**九月甲申公孫**

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

弑君例在宣四年正義公羊之例既葬稱子踰年稱

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經書里克殺其君卓是未葬稱子既葬

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也衛案踰年即位禮也舍不

待踰年昭公卒即正即位禮既已正釋此經所以

書君也杜特據傳九年傳斷為先君既葬稱君不知彼傳云未葬者釋經書其君之子非謂既葬成君十年經書弑其君卓者晉踰年始赴故從成君之例書其君仍是踰年稱君之法也九年傳稱殺公子卓于朝若既葬成君傳亦當書弑其君而仍云公子卓亦釋明年經所以書弑其君也杜讀傳不精遂翔既葬稱君之說謬甚公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而賤生者也弑君大逆豈待已立之然後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始正其罪哉公羊亦非
 氏貴之故書字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

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

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邾文公

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

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

舍無威釋文妃音配本亦作配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

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

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

卒舍即位衡案舍即位釋經所以稱其君也邾文公元妃齊姜生

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

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

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

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

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

使多蓄憾，不為君則恨多。衡案：言我若為君，爾不

徒亦恨爾，是爾使多蓄憾也。不可，上文直云：我能

事爾，而不言爾不能事我，此句不言爾必殺我，隱

然言其將殺己，而下文承之云：將免我乎？爾自為

之，則使多蓄憾之，謂將殺己明矣。辭婉情摯，兄弟

相戒，救之狀，宛然如見，妙甚。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有

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

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

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

末學所得詳言。晉劉歆云：斗，天之三辰綱星也。宋齊

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衡案：傳云入，則孛星初出

於斗南，漸入於北斗中，也。彗星低於大陽，其行尤

速，東西南北不定，約略三四日，乃滅。蓋是孛星入

於北，斗魁過三星，便滅。宋王者之後，齊晉中夏之

大國，於諸侯為魁，故以三國當之。宋在南，齊次之，

晉在北，以其所過，分禍之先後，故曰宋齊晉彗星

亂。劉謂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是也。晉趙盾以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

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獲且定。公宣子曰：

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

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

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親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
 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
 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
 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
 廬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
 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麋其佐鬬克子儀也案衡
 黎本或作黎非今從是利本岳本初鬬克囚于秦在昭二十五年
 秦有殺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
 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

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
 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
 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
 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
 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少衡案盡室盡室請立難
 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
 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
 弗許請以卿禮葬王荆石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宋高哀爲
 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不義

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污君之祿，辟禍速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猶言某甲，顧炎武云：夫己氏猶言彼己之，衛案戊己之，己謂桓公之子六人，商人居其季，故曰夫己氏，因引孔廣森經學厄言以證非臆說，然終不免為鑿說矣。其說詳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

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

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厚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秋，齊人侵我西鄙。無秋字，非。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

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

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

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

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

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

言不足序列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齊侯侵我西鄙遂

伐曹入其郭郭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請齊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

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

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

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

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公與

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

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弑殤

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

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正義尚

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二年傳魯

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侯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

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衡案亞旅下大夫也

記曰諸侯之證而反以為上大夫之證蓋心曉注

非而不魯人以為敬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敬

魯人以為敬明君子所不與也正義魯人魯鈍之

華孫辭宴為合禮解失之焦循云檀弓云魯人欲

大將有以譏之，糶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為敵也。服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衡案傳不言君子，而云魯人，則非全與之之辭也。但訓魯服說得之。**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

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

來，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齊人或為孟氏

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

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

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

邑大夫，衡案：卞，蓋孟氏之邑，與齊堂阜接壤，知卞人見之，必告孟氏，故寘諸堂阜也。論語：卞

莊子，或謂卽孟**惠叔猶毀以為請。**敖卒，則惠叔請

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

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

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

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衡案：若

若不許，惠叔取之，棺或朽於竟，既違孝子之心，魯又得殘酷之名，故曰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

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

已。惠叔母怨敖，從昔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

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

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

乃終。衡案：能如兄弟不相善也。**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

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瀕，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瀕，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正義：服虔云：魯國皆謂攻之，杜以為禦寇，恐未是。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

責羣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喜而告廟。衡案：喜本或作既非。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

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

得大都而不有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

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

且數伐魯衡案本或無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

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

不能討齊王念孫云故字涉下文王故也而衍云

侯宋公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言其無能為也十七

此同則無能為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此

文皆無故字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

難不會義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

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為公諱故傳發

例以明之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

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衡案此舉經

凡內女出棄當書子叔姬歸今書曰齊人來歸子

叔姬尊王命故也杜謂齊人因王命歸叔姬殊非

傳意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案

不能猶言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

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

之道也己則及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衡案禮出於天

故曰天之道也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

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衡案又變

結上文在存也言必亡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

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

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

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

齊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

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

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

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

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間疾瘳夏五月公四不視

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
 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
 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
 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
 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
 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
 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
 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為賈曰不可我
 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

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且百濮乃罷
 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
 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案衡
 以往猶以後也至廬猶能齎糧次于句滋楚西界
 自廬以後則發廩同食言饑甚也使廬戢黎侵庸
 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
 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于揚窓窓戢
 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
 師還復句滋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

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

王父陘隰地名釋文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

與杜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魚人

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

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馬宗璣云水經江永又

元曰故魚國也是魚乃羣蠻之一非庸地衡案馬

非說是也魚既是羣蠻裨儵亦是羣蠻儵本或作儵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

師于臨品駟傳車也臨品地名衡案駟疾傳也分

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伾

以伐庸子越鬪椒也石溪伾入庸道秦人巴人從

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遂滅庸傳言楚

有謀臣所以興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

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自年七十以上無不

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

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桓

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

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

施衡案足利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昭公無道國

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

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

子印、鱗、瞿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

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

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

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

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

己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

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

衡案：能如柔遠，能近之能。猶言順適。毛本其誤具。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

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

而使行，行去也。衡案：足利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如此而本，或作以，非。夫人

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

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

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妹。

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衡案：姊本或作妹，之師。

八年傳云：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

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

國人，故重明君罪。正義：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

是弑君大例，經下注云：例在宣四年，指彼例也。彼

雖在此君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為始例。衡案：彼

經下注：舉宣四年例，故稱例為始例，非謂彼為後例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

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釋文虺况鬼反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以

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

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

亥非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

正義經言西鄙傳言北鄙知非傳誤者魯求與平即盟于穀穀是濟北穀城縣也穀在魯北故知北鄙是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

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

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

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秋公至自穀無傳冬公子遂

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

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

所也卿不書謂稱人衛案十六年傳備載文公收

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七年十以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無

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昭公無道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及鮑以因人弑昭公則直釋之云書曰宋公之跡甚明及宋人因人弑昭公則直釋之云書曰宋

人弑其君疑左氏君無道也未嘗一言非鮑後儒因此等之文疑左氏君無道也未嘗一言非鮑後儒因

公不失人君之道鮑雖欲收人心君祖母豈肯從之哉而昭公自知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豈肯從之

人不能改其行爲人君者固不宜如此故仲尼特
 正其罪曰宋人弑其君杵臼而左氏以此君無道釋
 之可言爲人君者不宜如昭公也然鮑代君之罪固
 不可赦故此年晉衛陳鄭大夫伐宋討其弑君不
 能果其志則仲尼亦正其罪沒其名而還卿不書亦
 釋之云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
 其所也蓋經隨事示道舉其所重未嘗較他得失
 以立言傳知其意往往以序事釋之如十六年備
 載鮑言昭公所以見預弑也子故云善解春秋者莫
 不獨言昭公所以見狹或執君臣一定之理或較
 左氏若焉後儒所見特朱子綱目之意耳孟子曰
 彼此他日之得失此特朱子綱目之意耳孟子曰
 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
 釋經者其唯春秋乎通此言也無疑於左氏之
 矣釋經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
 之例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
 能救魯故請服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

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
 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
 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
 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
 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
 子衡案陸彖解執訊爲執晉通訊問之人而與之
 通書重晉怒益甚鄭雖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
 無人必不如此愚矣
 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
 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

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滅損也，難未盡而行。

言汲汲于朝晉，王引之云：滅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滅盡也。說文曰：割滅也。從刀尊。

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命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命主君滅之。

二卿是滅為滅絕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嚴陳事，嚴救也，救成前好。嚴救，展及。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

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

晉國都。正義：此歸生對晉稱己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癡大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衡案：上文曰：寡君曰：敝邑歸生自述其意也。在位之中，以

下乃述鄭伯之言，故曰孤曰：小國若非鄭伯之言，當言寡君即位，不宜言在位之中。雖我小國則蔑故知在位以下述鄭伯之言也。

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

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秣蔭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服虔云鹿得美草

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服說也鹿聲可愛故云

出惡聲以喻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

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

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葆於楚如鹿赴險陸

云詳子家此書未見其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

敝賦以待於儵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鬪以死不

暇擇音而鳴之惡耳鋌字書作麇鹿走貌衡案下

文云朝于齊又云亦獲成於楚故杜云欲蔭葆於

楚子家意謂晉若不可盡力死鬪不勝則命之罔

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

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釋文儵直

劉反衡案

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

日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

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

池為質焉趙穿卿也公婿池晉侯女婿衡案公婿

侯女婿晉侯女婿乃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乘其

飲酒也歆周大夫邲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

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十月鄭太子

儵本多作儵非注疏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衡案傳不釋臺下疑

十六年所毀泉臺之下，薨於臺下，蓋暴疾而薨。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

以名，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八月，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

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

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惠上

杜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衡案踰年即位雖在喪亦稱君，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餘詳於十四年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衡案夫

大歸季孫蓋如齊謝之，其事可推故傳不釋耳。昔弑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

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

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下事告龜，卜楚丘占之。

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

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

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

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斷其尸足

而使歆僕僕御也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

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

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依惠棟云杜氏

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隅齊之數多竹木

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復言歸舍爵也詳

見于襄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扑篋也扶擊也

欲以相感激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

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

父別為病恨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

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

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

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

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

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

母弟殺視不書賤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

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

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

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

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顧炎武云：殺

伯不書，亦諱之耳。衛案：仲殺三人，皆一時之事，既諱殺惡，則二人亦不得不諱。視口不書卒，非國統

所關，因以見其死。公丹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

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

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衡案：天乎

也。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也。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紀號也。昔夷無諡，故有別號。僕因國

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

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

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

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

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

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

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

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顧炎武云：殺

伯不書，亦諱之耳。衛案：仲殺三人，皆一時之事，既諱殺惡，則二人亦不得不諱。視口不書卒，非國統

所關也。顧說得其死。公丹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

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

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衡案：天乎

也。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僕因國

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

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

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

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

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

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

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

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

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

刑之書，今亡。惠棟云：九刑，謂刑書九篇也。周書嘗

書，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大史尚大正，即居于西

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

客階，作筮，執筮，從中，宰坐，尊口中于大正之前，大祝

以王命，作筮，執筮，告太宗，王命口口祕作筮，許諾，乃

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衆臣咸興，受大正誓，乃降

大史，筮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

間，口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

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擷，夫循乃德，式監

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共，不

殆，維公成若大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

稽首，大史此周作九刑之事也。行父還觀，苴僕莫可

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

則也。德夫苴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

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陸

云：以器為兆，域於義，未允，或曰：姦兆者，姦之徵兆

也。銜案：兆，杜訓域，言苴僕所納之器，則在姦邪兆

域中，公若藏之為凶德也，非以器為兆域，保而利

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

也。銜案：度，與宅通，下句云：皆在於凶德，杜欲度與

也。凡事不揆，度於善道，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

裔，蒼舒、隤、檮、檮、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

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正義：鄭玄注論

師號曰庭堅，衡案庭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非臯陶詳見于六年傳

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

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譽之號八人亦

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

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

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衡案于本

傳中于於錯出詳考全部凡地上多作于事物上多作於然亦不能盡一下文至于堯各本作于今

且從石經注主地之官主本或作土非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

成揆度也，成亦平也。正義孔安國云水土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

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

諸夏外夷狄，衡案此以一家言則內謂家外謂鄉

矣，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

近也，周密也。正義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

蔽之，姦賊則隱匿之，下文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實此句也，堯典驩兜薦共工正與此傳同

杜云謂驩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

通之貌正義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為儵北神其名為忽中央之神其名為混沌混沌

無七竅儵忽為鑿之一日為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少暉氏有不

才子少暉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或衡案暉字从日本

從石經宋本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鬼隱

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

鬼隱也愚惡也盛德賢人也得為隱鬼索隱伏是鬼

賢人定本成德為盛德陸祭云崇者增高之意為

庸回即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違通用衡案崇

尊也服當訓用言聽用讒言鬼羅茲愚自為羣小

雖兩通正義本似長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

工其行窮其好奇陸祭云戴章甫曰據山海神異

窮奇構杙饕餮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象於惡

獸杜氏考之未詳乃以義理解之非也今案宋俞

成所著叢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已如是矣衡

案傳云謂之則別有其物而比之也服說是是頡

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

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鬪不道忠信傲很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構杙謂鯀構杙頑凶無

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

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

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

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

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

貪也盈滿也實財也以衡案冒說文蒙而前也从目目

目無所見也實富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

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饗饗貪財為饗貪食為

饗舜臣堯為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

禮眾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與分北

三苗鄭玄云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

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

復分析渾敦窮奇檮杌饗饗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

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

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

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

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

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

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

事宜也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

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
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
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
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
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左傳輯釋卷九終

彥根

成瀨篔簹子伯功

按字

左傳輯釋卷十

日南 安井衡 著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庶長子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女不

譏喪聚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

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

氏史闕文

言衡案言婦則不書氏於文宜然非闕也必

父沒則稱母宣公嚴然在喪服中而敬嬴敢主其昏

罪有所歸故稱婦姜也左氏不釋者杜上注云不待

明是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晉甲父于

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

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

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無

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

陳宋經無宋字蓋闕衡案上經云楚子鄭人侵陳遂

陳耳伐宋乃其餘事故經獨言救陳而救宋在其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林伐鄭晉師救陳宋

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

好會也裴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冬晉趙

突帥師侵崇釋文崇本亦作密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

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

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

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

例論之備矣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

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放晉

甲父于衛晉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

秦於險而立晉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

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

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

左傳集解卷十一

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

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

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

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

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

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

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正義劉炫

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命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

齊取齊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

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

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

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

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

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

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

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

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

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

日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秦師

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

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

霸者之義故貶稱人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

臯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

政之臣例在四年衡案靈公彈人於臺熊蹯不熟而

於國矣然所為亦止於彫牆與無道有問故經稱臣

以弑以正君臣之義而傳釋之以不君言靈公失人

君之道而已其惡未至無道故經稱臣以弑也四年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據傳子公與子家謀弑鄭伯

子家止之反譖子家懼而從之是子公雖首謀

子家為正卿故蔽獄於子家故傳釋之曰權不足也

趙盾非權不足者其力足以誅穿而不誅本雖非

與謀而其罪浮於歸生矣杜援彼以例此非也冬

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

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臧琳云陸氏

非之是也傳文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

受命于楚則文義已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

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

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釋文馘百或作

字衡案馘軍戰斷首也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

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

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顧炎武云氏曰聽猶聽

政之聽惠棟云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

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

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然則戎

為句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

杜注殊不的衡案昭字管下五字言戎事明殺敵

果毅以聽令也杜管果毅二字所以失也

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毅也易反易將戰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

昔猶前日也衡案昔夕通疇昔謂將戰前夕今日之事我為政與

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

殄民憾恨也殄盡也陸祭云殄絕也衡案殄絕常

字為切故引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仲訓盡耳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

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

四百匹正義謂文飾彫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畫為文乃常馬何足貴乎衡案古者馬貴純毛

定色不貴異文詩所謂四黃四驪九其犗及駟

駟驄駟之屬皆是也駟陵之役傳贊晉軍曰駟

鞅絆孟子曰繫馬千駟不視是馬貴盡飾畫馬則

更盡飾矣故說文文馬訓畫馬而杜從之也馬云

馬之毛色自有文采是後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

世貴異物之見非古義也

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

苟見叔祥日子之馬然也叔祥羊斟也早賤得先

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祥知前

左傳輯釋 卷十

言以顯故不敢讓罪衡案知毛本既合而來奔叔

詳言畢遂奔魯合猶荅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

將主也正義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

植為將領主帥監作者也衡案周禮植先鄭以為

部屬將吏後鄭不從云植築城獫狁也此亦當訓獫

巡其功設也華元量城地廣狹使徒設周城之植而

非主帥也城者謳曰睥其目儲其腹棄甲而復睥

出目儲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

思多鬚之貌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鬚修于反字

又作鬚惠棟云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

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

義曰服虔以于思為白頭朱儁傳賊多髡者號于

近鮮故為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髡者號于

氏根注引杜注為證案此則于為須思為白于思

為白須也衡案賈服解于思為白頭杜解為多鬚

俱未詳所據惠棟朱儁傳訓于為鬚據瓠葉箋訓

思為斯然斯思字異古人未嘗假借通用于氏根

俗語三字連讀為義而鬚取于字以為鬚義未允

即如其說乃鬚白非白鬚恐非號人之語竊謂于

大也釋文思又西才及則讀可為顯顯類也上文

顯似與二若稱此誠臆說姑書以使其驂乘謂之

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正義

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九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

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荅謳者耳衡案牛生

牛未剥其皮故云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其皮尚多

也故下文承上文有皮故云犀兕尚多言其皮尚多

二獸也管子曰物亡所生不若其所聚古者以革

為甲冑據考工記犀甲為第一要器則宋國雖不生

二獸亦必多蓄其皮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故云尚多非苟吝也衡案從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傳言華元不

吝其咎寬而容眾陳樹華云林業叟注云言此役夫然夫字讀如字似未安

去之二字為句夫字屬下亦未妥不如連文夫作

助語辭為允也阮元云案以下六字為句者是左

傳凡云夫己子夫先自敗也已言夫者皆指其人

言也衡案阮說是也夫指役人林訓役夫則夫為實字非也去之夫三字連讀則不改其口為彼口

不可通此文本平坦易讀然先儒誤解或并誤後

生不得隨而辨之所謂為後世滋一辨者秦師

至解經諸家此敝尤多今皆置而不論焉秦師

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

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

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

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

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

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

明於例應稱國以弑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

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官屬趙盾士

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

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士李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

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揖當碑朝於君入門揖當階

貌然後又前此三進也靈公雖不視亦從此禮故

謂之曰吾知所過矣者不欲其升堂盡言也靈公拒諫之狀寫出如畫曰吾知所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

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

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

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

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晉力

上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

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顧炎武云麇退而觸槐則

呂覽曰觸庭樹而死外傳云觸庭之槐而死韋昭

曰廷外朝之廷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

諸侯之外朝三槐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麇

退而觸靈公之廷槐者歸死於君也衡案若趙

盾庭樹誰聞麇語而傳之也此秋九月晉侯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文釋

以下先釋文遂扶舊本皆作扶房孚反往有作跌者

死亦跌而出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未

至醉大何假於扶明就扶字誤也衡案燕禮賓及入及

卿大醉也燕坐必說履以其行禮不說履安坐則說履

於鄭云燕坐必說履以其行禮不說履安坐則說履

下堂向隱納履則說以於君者常何須更言下

堂當納履悼公急於止魏絳之死徒踣出門故傳

以狀其急迫與此自別宴主歡盾未諭彌明言過

三爵以下當時急迫之狀千載之下猶如目覩之非

盾以遂屬盾於文不詞改扶為跌又與禮違而虛反

是以作也為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殺之葵猛犬也盾

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

己用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

斨縣東南王引之云下文曰斨桑之餓人也則斨

下桑以此例之若今是斨桑樹下則當曰舍于斨桑下

取諸草木不可枚舉且傳凡言舍于五梧五梧地皆地

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五梧地皆地

乎自公羊氏傳聞舍于五梧為在楸樹之下其可

氏春秋不報更篇淮南人臆為之說非也余友馬進承

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為之說非也余友馬進承

一宿器之亦云斨桑蓋地名衡案王說見也舍宿也

卧於斨桑路傍而問之既舍則分其餉而食之見諸

其半乃使盡之既就客舍更為之簞食與肉真諸

肉以與之也若盾息于桑下恐亦不能為簞食與

左傳

解者不能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

簞食與肉簞筍也正義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簞方

耳故以簞為筍衡案為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

如為黍之為謂炊飯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故對曰鬻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林甕其

名及所居也衡案杜不言名者以上文云見靈輒

也餓耳然上文是左氏追記之詞盾則仍未知其名輒

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王引之謂

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田於首山至不告而退明

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於己意不待明

君之放逐故曰自亡謂之亡乃有復故下文宣子

未出山而復故曰自亡謂之亡乃有復故下文宣子

輒亡則梁傳尚未言盾亡下云趙盾出亡至於郊而

復乎穀則梁傳尚未言盾亡下云趙盾出亡至於郊而

此節雖明盾得免之由杜注其事則專記輒所以免盾

則亡節亦輒亡非盾亡杜注其事則專記輒所以免盾

山而復則亦其宣子也王傳尚不言盾亡杜注其事則專記輒所以免盾

輒亦亡則亦其宣子也王傳尚不言盾亡杜注其事則專記輒所以免盾

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是後世文論左氏也作

曰雖夜必興不言而寢而寢可知也語曰雖少必作

亡不言然後始言復哉至言出奔於己意不待先言

放逐故曰自亡則又大不然春秋書大夫出奔不

可枚舉或為人所逼或恐及難或避人怨其待君不

逐亦放逐者蓋無幾爾且宣子未越竟假為君所放

博學明辨聞於世恐後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生惑之故特舉而正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

攻釋文

如文

解者不能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

簞食與肉簞筭也正義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簞方

耳故以簞為筭衡案為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

如為黍之為謂炊飯

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故對曰鬻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林堯叟

名及所居也衡案杜不言名者以上文云見靈輒

餓耳然上文是左氏追記之詞盾則仍未知其名輒

也 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王引之

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田於首山至不告而退明

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於己意不待

君之放逐故曰自亡則又言出於己意不待君之

未出山而復故曰自亡則又言出於己意不待君之

輒亡則梁傳尚未言盾亡下云趙盾何出亡至郊而

復乎穀則梁傳尚未言盾亡下云趙盾何出亡至郊而

此節雖明盾得免之由杜注其事則專記輒所以免盾

則亡亦輒亡非盾亡之由杜注其事則專記輒所以免盾

山而復則亦宣子可知故傳不言盾亡杜知之下故云

輒亦亡則亦宣子可知故傳不言盾亡杜知之下故云

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是後世語曰雖少必作

日雖夜必興不言而寢而寢可知也語曰雖少必作

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

釋文如文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字本或作弑王引之云攻本甲將殺之而誤為攻
 上與攻相似又因上文伏甲殺之而誤為攻
 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若但攻
 之而巳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何由而書弑乎
 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公殺正謂
 趙穿殺靈公則杜所據本殺明甚釋文攻如字
 亦不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殺者後人以巳誤之傳
 改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試故別之曰如字鈔本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殺引此正作宣子未出山而
 趙穿煞靈公於桃園煞即殺字也宣子未出山而
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王陽處父如
 衛也傳曰及寧贏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温
 山也傳曰及温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温山
 也注未詳考衡案二說皆是也杜以大史言亡未
 越竟故云晉竟之山耳未必有所據晉國多山然
 大行恒山皆在其北晉北無與國趙盾之
 出蓋欲南奔魯衛王以温山當之洵是 **大史書**
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

正卿亡不越竟及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
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

所懷戀則自遺憂惠棟云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
 感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

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

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惠棟云李厚菴曰此真
 非夫子之言也

代君臣之義有與後世議論不同者焉蓋古者為
 民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邦既利矣孤必與焉左
 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邦子曰命在養民死之
 短長時也為春秋之時中君猶自能知之故國君死
 社稷臣亦為之致死若死其私自能知之故國君死

死襄二門外其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傳云晏子立於
 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君行乎曰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則亡之為已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人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及崔慶何
 歸門啓而大宮曰利社不與崔慶者與有如上帝乃歎曰
 盟國不唯忠於君曰利社不與崔慶者與有如上帝乃歎曰
 嬰所不唯忠於君曰利社不與崔慶者與有如上帝乃歎曰
 此其言也孟子亦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也
 後世君之若薄於君臣之義者然唯此義也
 故人君慎於上臣民安於下民困於下親國以長
 自此義不明於人君縱於上臣民困於下親國以長
 少亂世常多亂臣賊子有武王而起後聖人論其如此
 也專責義於臣子於是有武王而起後聖人論其如此
 子非淳儒之說原其所由起自古人主仁而後世
 主義也乃如此條即遷伯玉自近關出之意孔子
 稱伯玉為君子則惜趙盾不越竟固其所也萬斯
 大毛奇齡魚循諸人祖李氏之意謂左氏戰國之斯

人見趙宗強而欲媚之乃託孔子之言以護盾惡
 噫亦甚矣但孔子惜不越竟者既在他國明己不
 與其謀可以免弑君之名矣非謂君
 臣義絕可以不討賊也杜解亦非
 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
 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

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

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
 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官仕

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又官其餘子亦為餘
 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

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衡案公族餘子公
 行蓋後世衛士之

屬其負必眾初以公族為之其將領之者曰公族大夫今既無公族故以卿適庶易之其與此撰者必眾不獨盾與括傳舉二人者明盾不負恩耳為之田以為公族但與之田以列仕籍而已未以為大夫也獨餘子不為制名仍名餘子故曰亦為餘子杜云亦治餘子之政其說至公行而窮矣本或作卿之適子石經宋本

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事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

車之倅故名旄車之族其官則有為卿者有為大夫者有為士為尉為司馬為宰夫者貴賤不定隨才授之杜混官族而一之故以

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

陸祭云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傳遜云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衡業此亦杜混官族之過官屬命於君安得私與之哉故族趙衰以前之族人皆是也以如能左右之將以之是以陸云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穆

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

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

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

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

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巳

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

異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邲鄭地為

夏楚侵鄭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

周疆雒水出上雒豕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

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陸粲云禹之鑄鼎事不經

鼎於昆吾灼得逢逢白雲之兆此說亦未知其審

衡案杜云禹之世以傳言夏之方有德耳未必有

所據墨子見尚書全經其書殘闕所引雖有與今

書不同者要皆非臆造當以其言為正開即啓禹

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

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

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

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

惠棟云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
魅魍魎莫能逢旃爾雅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
左傳輯釋 卷十 十四

左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曰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謬當從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衡案禁禦不可若故題魅罔兩莫能逢之若訓順亦通然未如訓善之尤為

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允當

正義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為水神者罔兩罔象皆是虛無常非神名也螭魅既為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澤之神故以為水神也阮元云說文鼎字下引作螭魅罔兩段玉裁云螭者轉寫之譌說文此字在公部作離云山神獸形衡案正義引魯語明疏家之常也猶護

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

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載祀皆年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

釋文底音肯衡案祚福底至也 **成王定鼎于郊廓**

言天命有定限不可移易也

郊廓 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正義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

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

作亂事在文十八年 **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

子伯之館盪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燕姓衛案傳云賤妾則非

士大夫者之女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正義夢言天者皆

使與已蘭即云余為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

自稱為天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

耳衛案天不自與使伯儵與之故云天使自稱

天常言天與已今言天使與已蘭明有所使曰

也孔不能辨使字之義謂夢者恍惚之言疎矣曰

余為伯儵釋文儵直留及惠棟云說文儵非也余

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

傳遜云以蘭之秀美付界之耳而必曰名邪固矣

衡案伯儵云以蘭為燕姑之子非為子名也及文

公御之與之蘭而燕姑請徵蘭故及穆公生名之

曰蘭傳言之者天與人合穆氏所以蕃於鄭也若

為天名其子曰蘭則與之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蘭而御之殆為蛇足注非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傳遜云如是定之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

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

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

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

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

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

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

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酈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

南陽葉縣正義諸侯天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于

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衡案蓋文公立士為大

子既則朝楚而為楚人所配而死故傳仍稱公

不成其為天子也然既已行朝又娶于蘇生子瑕

禮於文不得不言朝故稱朝耳

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

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

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

必蕃姑姓宜為姬配耦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以衡案傳

解姑其義已明故杜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

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與

特釋所以稱吉人

孔將鉅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官而立之大官鄭祖

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

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

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莒鄭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

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釋文承韋昭之說

玉裁據釋文改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

承為丞今從之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

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無傳秋公

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昔及鄭昔人不肯公伐昔

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

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

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鼃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

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

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

動無效子公怒漆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

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及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

子家於公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

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

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

陷弑君之罪衡案不能達其欲行仁之志也子家為正卿而不能討子公故以權不足

責之然特論其勢而未及其情凡弑君稱君君無

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

弑言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

之義釋例論之備矣

衡案自唐趙匡謂左傳非丘熹葉夢得明陸粲郝敬輩相繼並起各摘其語以

攻之至清萬斯大毛奇齡焦循極其詆訾乃若此

條至言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

為之先導甚矣其自信而果於誣先賢也孔子曰

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之志非欲治天下

家以安兆民乎天下國家之亂必生於君失其道

天生民而立之君是為民立君非使君肆於

民之上也故孔子之脩春秋先正人君之道苟失

其道雖天王亦貶之獨討亂臣賊子也故又曰

知我者其唯春秋乎我者其唯春秋乎丘明親

受旨於孔子故舉弑君之例曰弑君失其道以自取

之為罪也言稱國稱人以弑君失其道以自取

之無罪也何為亂賊之先導之有孔子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孟秋者取天子之端而言之侯有罪天子止

於此故又曰春秋者天子之取聖王之寓公亦

正之桀紂有罪湯武正之孔子寓其道者雖王公亦

褒貶之非孔子褒貶之道何舍無道之君而專罪

代天示治國之道於萬世何舍無道之君而專罪

其臣哉苟明此義可無疑於左氏之為丘明矣又

案弑者試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也故雖有亂臣賊子不能急卒

行之必嘗試而後折其謀亦可以免禍矣然則變

殺稱弑者亦所以警人君也杜云辟惡名未盡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

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

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

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

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

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

矣諺曰狼子野心衡案野心不改在野也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

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

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

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

司馬為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

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

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圉伯嬴於轅陽而殺之圉

囚也伯嬴為賈也轅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

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

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臯澨臯澨楚地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

於丁寧伯棼越椒也斬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

丁寧鉦也惠棟云唐石經作汰說文曰秦滑也从

汰非昭井六年傳云齊子淵射洩聲子中楯尾繇

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

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

王之蓋，正義，服虔云，笠，蓋也。一曰，車蓋之蓋，如笠，所以蔽車。旁慢，謂之笠，蓋也。以彼為不安，故改之。積德云，此說亦是以意而言，蓋於人情為允耳。中非使人執之也。兵車無蓋，故頭上戴笠，以遮風日。非謂之蓋，故則為耳。衡案，如服物，且將解車，當言中，蓋人依蓋，執則轂是笠中之一物。況輟出於車中，矢既汰，輟當以蔽將，於事不便。過輟也。履軒以矢，既汰，輟當著車中，必不左。右過輟也。於義為長，但戎事冠冑，上戴恐不能安，且據下文，楚子之言，伯勞之箭，必大於常矢，而能貫笠，則應又言，大則笠亦從。大戴之戰，恐非所宜，竊謂兵車無蓋，尊者不能耐暑，與雨，故易之以笠，亦有不揭之，其有蓋者，五月，楚國在南部，廣六寸，此足以受大箭矣。時夏笠，以禦暑耳，非常法，故他書不言也。師懼退，王使

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

教

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國名，又作邲，邲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畜，養也。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釋文：穀，奴口反。棟云：元云：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為非，衡案：二說皆是。穀，釋文：奴口反，則唐初本尚作穀，其作穀，蓋自開成石經始，而各本沿其誤耳。然相承，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

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

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

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正義僖五年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

因自為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云來逆叔姬傳釋之云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

自逆也是高固特為逆女來非因聘自逆也注疏固

執非君命不越竟之義謂卿娶於他國者必因聘可

逆然則冬高固及子叔姬來亦與叔姬俱來聘邪可

發一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冬齊高

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

公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

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

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

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

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

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因明

之、正義莊二十七年、昔慶冬來、及馬也、禮送女留

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及馬、高固遂

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正義禮送女適

送之、舅、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見、出棄、則將、乘之、歸

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

使、及、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借、老、遂、不、復、歸、也、法、當

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及、馬、與

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杜、言、三、月、廟

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

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衡、案

友、馬、示、不、復、歸、婦、之、義、今、夫、婦、親、來、及、馬、失、禮、意

甚、矣、故、書、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

而譏之、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傳冬十月

經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

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邢丘今河內平臯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殪盡也貫猶習也數紂之惡云按尚書泰誓武王

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陸粲云韓非子

云恐其以我滿貫也滿貫即盈其貫之意耳殪書

如以傳繩貫錢一也重之習重也貫為錢貝之貫

滿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次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

義謂盈滿其心非是衡案疾病也猶言勞貫謂強

極也杜貫訓習貫如自然之意焦以爲重義至其

其所言乃是釋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

盈非釋貫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

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陸粲云如注意以戎為

下於文不順書蔡傳以為殪滅大殷者是也爾雅

訓戎為大揚雄方言齊魯陳衛之間謂大曰戎書

稱戎殷猶詩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冬

言大商耳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

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衡案注疏謂王使卿

亦獨使召桓公逆王后不言別使卿與桓八年祭

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乃知襄十五年傳卿不行

及此禮也者指單靖公途留不往齊蓋祭公單靖公

卿逆而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

稱厲之役蓋在此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

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

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

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

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

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衡案繫辭云

也凡爻辭就變象而說之故必言九六乾初九潛

龍勿用初爻變下卦為巽巽入也故曰潛龍九二

見龍在田二爻變下卦為離離明也二與五應在

中用事乃大臣之位田生九穀以養人有大臣之

象故曰見龍在田又有就全卦取象者然要亦不

出乎變爻故既引爻辭雖不揲蓍成卦而變義自

在故云豐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傳

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

傳大旱無傳書早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衡案雩

則書雩而不書旱雩而不得雨則書旱而不書雩襄五年經書秋大雩傳云旱也是其例冬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

位衛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

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

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

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

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赤狄

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

故縱狄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

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

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軟者尊卑

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

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

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

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聘禮曰賓入竟而死

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

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

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

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壬午

猶繹萬人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

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

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正義繹又祭釋祭文孫炎

日祭之明日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

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

傳月三十日食衡案不書朔蓋史失之杜以冬十月為三十日據其所作長歷耳

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諡嬴姓也及哭成喪故稱葬

小君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今

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

下從赴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

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眾舒叛

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正義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

名按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

滅之陸祭云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蓼阜陶之後偃姓若舒又自一國偃之三年滅矣預既妄分舒蓼

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說也今案孔知杜失不正言規之而云轉寫之誤即如所言第云國名足矣何以加一字乎尋杜前後訓釋並無此例足知非也其引釋例以羣舒為一種亦謬羣舒者猶云羣蠻通衆舒而言也

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
滑水名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吳越服從晉晉克有蠱疾惑以喪志卻缺為政代趙盾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晉克為成十七年晉童怨卻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記禮變之所由菲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城平陽

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
孫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

傳三與文同盟正義文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相近轉寫之誤耳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

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

禮，厚賄之。

衡案：經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兩事並書，魯親與國而輕王室。

之意自見，所謂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傳舉事實而釋之，曰：王使來徵聘，夫公數朝于齊，而周則徵之。後儒習見公穀釋經，遂言左傳粗於經，妄矣。明

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會于扈。

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

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

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喪其相服，以

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

衷懷也。相服，近身衣。釋文：相女乙反。說文云：日日

衣裳，而說文謂之裳。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

則蓋後世所謂禪屬。焉，宣示也。陸粲云：宣明也。揚也。衡案：效本

令君其納之，納藏相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

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

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楚

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

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

于柳禁柳禁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

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

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

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

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

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

辭以見無罪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衛案傳云公如齊奔

喪正釋此經而杜云無傳蓋衍文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

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六月宋師伐

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

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

子天子大夫稱字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

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

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成君故稱君命

使也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

比年朝齊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
畏其偏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
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
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
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
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正
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
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彼謂
天子命之為守國之臣與此異也衛案大夫輔君
以守其國故謂之守臣義與稱國高為二守同如
守其宗廟自是人臣私
義不得稱為守臣矣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

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正義劉炫以為玉帛

之國皆告非指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案衛

奔者之一身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

使命不通則非同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

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

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

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

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廢射而殺

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

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
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為
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
夏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國
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
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
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
卿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

辰亭惠棟云酈氏曰今此亭在平城西北長平縣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誤耳公孫歸

父會齊人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晉侯往會

之故以狄為會主欒函狄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

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子

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

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納孔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

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

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

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有禮也善楚復陳非二子有功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

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

諸郟郟楚地令尹為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

楚邑正義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君名饒字使

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正義

慮事者謀慮城築之謂揆度無前慮之顧炎武云慮多有事無慮之語皆謂揆度無前慮之顧炎武云慮鄭亦謂謀慮其事服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阮元

案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

如設其社稷之壇封其疆造都邑之封城者亦

無慮指都數謂總計築城之慮功役訖則解慮為無慮

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榦也正義榦兩

邊鄣土者平榦榦者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榦在兩旁即

稱畚筮 量輕重畚盛土器正義畚者盛土之器者築土之杵稱畚筮者

築其牆也既平分板榦乃量其所用運土與築牆

之無以不堪之役憂焉程土物為作程限物色也預也

土色之限然物字不可通疏因釋物為銹鑿畚舉之

少則與上分財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

用相復皆未是行也趾衡案巡行城數具餼糧餼乾食也度有司謀監

主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

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衡案傳言楚多晉郤

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

狄潞氏最強故服役眾狄秋會于欒由眾狄服也

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

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

繼之絕衡案有繼久而不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

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

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王引

震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

曰驚動也義並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

是其證矣衡案動可訓驚矣然此讀如字為長益

楚子慮陳人禦之欲速成其功故謂之曰女勿動

女國也史記作驚耳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

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

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
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及復命而退，王使讓
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
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
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
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
有言曰：率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
牛，率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
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衛案：歸歸諸侯也。王曰：善。

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

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衛案：時里俗有此語。

故云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

所謂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

存國為文，善其得禮。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命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
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

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
以黑壤興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
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左傳輯釋卷十終

彥根

成瀨箕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